《周易》与《文心雕龙》

吴林伯

晚年仍然努力学《易》的孔子，他在暗引《易·恒·九三爻辞》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两语以后，讲了一句极为准确的话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^①孙卿同然一词，“善为《易》者不占。”^②治《易》不为占卜，而在领会其中的哲理。

我们就卦、爻及其经、传考索，知道《易》的作者，深入自然，并且通过长久、细致的观察，发掘万物发生、发展的根本规律——朴素的辩证法，被后代学者称为“入神”的“精义”。阮籍盛赞《易》为“往古之变经”^④，决不是偶然的。

不难想象，原始人没有文字，曾以复杂的图画表意，可是总感觉不方便，于是相传伏羲，根据大众的需要，改作比较简单的图画——八卦。《易纬》云：“卦者，挂也，言悬挂物象，以示於人，故谓之卦。”如果诵读《说卦》，便晓得八卦都象征物质的东西。所以乾☰为天；坤☷为地；震☳为雷；离☲为火；巽☴为风；兑☱为泽；坎☵为水；艮☶为山。

以上的八种卦象，正体现它们所包蕴的“精义”。庄子论《易》，“《易》以道阴、阳。”^⑤肯定《易》用阴、阳明道，和《系辞》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观点一致，“道”之言规律也。而阴、阳两类性质殊分的气体构成万物的规律系彼此依赖和制约。《谷梁传》庄三年：“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。”阴、阳务必和合，万物才能化育。试看八卦的爻，不外一、一，则一者阴也，一者阳也。那末，一、一恰好意味阴、阳的交错。《素问·阴·阳应象大论》干脆把阴、阳比做万物变化、滋生的“父母”，因此，《说文》解释雷曰：“阴、阳薄动生者也。”由此

可见万物离开阴、阳的“参伍”，就无从出现，借用扬雄的话说，这就是百世不易的“自然之道”^⑥。

列宁强调指出：“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，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，并且根据这种规律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。”^⑦

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举凡明智而有志气的思想家、政治家……都注意认识、阐述、实践《易》的“精义”，给哲学领域的影响，学者言之详矣，自不待重赘。不过扬雄的《太玄》，却有难能可贵之处，即首先叙列阴、阳的对立统一，以为万物的成长，一定要“阳交于阴，阴交于阳”，倘若“阳去其阴，阴去其阳，物咸偃偃”；其次将阴、阳的功效伸延于文论，扬言万物都有文、质，而“阴敛其质，阳散其文，文质班班，万物粲然”。乃如辞章，则“文以见乎质，辞以睹乎情，观其施辞，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。”作者属篇，应当做到文、质相称，表里一体。

不可否认，在文论里大量继承《易》之“精义”的，毕竟是刘勰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是经古文学家，他论文《宗经》，品经以《易》为首。因《法言》旧谈“《易》惟谈天。”如其称道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能以“一字见义”，赞其“精义致用”，一如前修，兼习诸子，通《道德经》，讽名家集，考《易》之本义，留意其“自然之道”，洋溢於文论的字里行间。我们敢於断言，《文心雕龙》是文论的经典，也是哲学的要籍，这决非持之无据的偏见。

列宁指出：“辩证法的实质是统一物之分

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”。而辩证观者，就是要把这些事物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，它们的“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。”⑧

《易》之《剥·彖》：“君子尚消息、盈虚，天行也。”《丰·彖》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。”“盈虚”，盛衰也；“消息”，进退也。这两则《彖传》讲事物的变化，总沿着盛衰、进退的辩证规律。刘勰读《易》，抓住《易》的要害或“精义”曰：“阴、阳、盈、虚，五行消息，变虽不常，而稽之有则也。”⑨阴、阳的变化，虽然无穷无尽，然而考究一下，却有盛衰、进退的辩证法则，与《易》义若合符节。

《文心雕龙》开宗明义第一篇《原道》，便以《易》之《贲卦》立说。《贲卦》释文，曰“天文”，曰“人文”。刘勰以为“天文”“人文”是“文”这个物的对立面，而这两面的发生，有其先、后，“天文”发生于“人文”之先。所以开头就以“文”的功能，“与天地共生”。唯恐读者误会，紧接指出他就“天文”而言，“天文”就是天地间万物——日、月、山、川的光辉、形象。这种“自然美”供人欣赏、利用。但“文”不就此静止。原来，人类的情志日新月异，需要用来表达的语言工具——“人文”。这种应运而兴的艺术美，不能因为它是“天文”的对立面而不相干。说穿了，“人文”凭借“天文”的特色——“自然”、塑造。《原道》自“天文”以至“人文”，曰“天文斯观，民胥以效”，作者行文，都宜效法“天文”，做到“自然会妙，譬卉木之耀英华”⑩。无庸讳言，主张辞章的“自然”，反对“雕削取巧”⑪，并不废弃修饰，“古来文章，以雕缛成体”⑫，则藻采的“自然”与人工，也是对立面的统一。

随人工而来的创作问题，不一而足：

《易》之“精义”使刘勰意识到创作有其“自然之道”曰：“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。”⑬。“心”谓“情”也。作者以文抒情，总先有了“情”，然后提炼鲜明的“文”，故曰“情

固先辞”⑭。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”⑮，“为情而造文”的原因是“理定而后辞畅”，譬如“经正而后纬成”⑯。“情”与“文”是对立面的统一物，具有先后的次第。孙子荆除妇服诗，王武子览之凄然，增伉俪之情，感染力强烈，就是子荆吟咏，遵循了“情”与“文”在创作中的“自然之道”，以致诗有“文生于情”的优点⑰。

《易》之“精义”还使刘勰意识到诗歌、辞赋、散文……和其他事物相同，它们都有自己的形式和内容，这是哲学家所公认的辩证法的重要范畴之一。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情采》是文论里的形式与内容的专论，它以“情”与“采”为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这两个对立面的因素，而别名之曰“文质”，两者统一性的具体表现为“文附质”，“质待文”，彼此制约、依赖，实际是《易》之《贲卦》的讲疏。“贲”有修饰的意思。此卦泛论百物都有“文质”，而且相生、相成，文必沿质而制，不能浮华。《贲卦》的《上九爻辞》：“白贲，无咎。”“白”者，质也。《上九》是最后的一爻，象征修饰到达高峰，爻辞的作者，要求修饰不要过分，好象孔子说的“文胜质”⑱，不与“质”匀称⑲，破坏修饰的艺术性。刘勰异口同声地说：“《贲》象穷白，贵乎反本。”⑳“穷”，终也。“反”，同返。刘勰为了纠正文坛形式主义颓风，假《贲卦》之旨，叫作者修“文”，而不忘“质”，创作处理好“文质”的矛盾，若孙卿《象物名赋》那样地“文质相称”㉑，“理正而后摘藻，使文不灭质，博不溺心”，而无“繁采寡情，味之必厌”的瑕疵。

《易》之“精义”又使刘勰意识到任何事物的性质，都有刚、柔的区别，而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性，为历来有识者所肯定，和刘勰同时，嘉许《文心雕龙》“深得文理”的作家沈约，便本《说卦传》，以人的“性灵”内部有“选用”的对立物——刚、柔㉒。刘勰因之曰作者的“气有刚柔”㉓；他从“古来”的作家、作品，肯定这对矛盾的必然存在，甚至作出科学的结论：“刚、柔虽殊，必随时而适用。”㉔换句话说，“刚、柔”这两个对立的物必须统

一，所有文士，都得见机而作，不然，将犯创作的“自然之道”的谬讹②。

《易》之“精义”另使刘勰意识到一切事物要不僵化，有生命力，便非随时变化不可。《系辞》里有三句名言：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。变与“通”因果相关，谁也不能否认“变”是“通”的前提。因此，陆机《汉高祖功臣颂》云：“在变则通”。不变就不能“通”，“通”者，顺利成长也。解决“穷”与“通”的矛盾，只能采取“变”的手段。《文心雕龙》的《通变》，类似《系辞》“穷变、通久”的传笺，以为文学史启示人们，文学是社会的历史范畴，各种体裁的作品，“变则其久，通则不乏”。凡属通行而有活力的诗文，都按着“自然之道”变化，而变化充分体现其复杂性。

变是有条件的。《易》的《屯卦》：“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”《彖辞》：“屯，刚、柔始交而难生，动乎险中，大亨，贞，雷、雨之动满盈。”《卦辞》《彖辞》所注解的都是卦、爻的意象。《屯卦》☳为《震》、《坎》两卦的重合，而《震》下《坎》上。“屯”，难也。“元”，始也。“亨”，通也。“贞”，正也。《震》为“雷”，《坎》为雨。前者性刚而动，后者性柔而静。“刚”“柔”开始交感，不免艰难，暗示万物起初产生，势必郁结，而不通畅；但是象雷一般地震动，不畏险危，与艰难抗争，艰难就能转化为通畅，而生意盎然，无不便利、正常，人之处世亦如之。人与物的矛盾转化，要创造一定的条件。《文心雕龙》的《明诗》：“若妙识所难，其易也将至，忽之为易，其难也方来。”“难”与“易”是诗人创作中的一对矛盾。倘使诗人认识“难”“易”转化的“自然之道”，知“难”而进，“难”将被克服，则“难”转化为“易”；要是疏忽矛盾转化的条件，和对“难”“易”的正视，缺乏主观的能动性，“易”将转化为“难”；

变是曲线式的。事物在其变中有波折，矛盾的转化，不走直路。比如“穷”转化为“通”，“屯”转化为“亨”，不就此停止，一成不变。变若长河，恒久不已，永远按照“凡物极必反”②的规律，不是一帆风顺。“无平

不陂，无往不复”②，是不可掩盖的现象。所以事物“泰”极转化为“否”，“剥”极转化为“复”，《易》的六十四卦，就这样地显白事物正反交织地变而不穷，末两卦由《即济》而《未经》，借以突出这个观念。刘勰以看文学语言的变。战国屈原以其发愤抒情的需要，变《诗经》的四言为杂言的骚体，“惊采绝艳，难与并能”②。然而屈原死后，宋玉的赋《高唐》等，变其“艳逸”②为“淫丽”②。汉赋家大抵祖述楚辞②，而司马相如、扬雄所“祖述”的主要是宋玉“淫丽”的一面，清人何焯遂视长卿的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为“宋玉嫡派”②，子云壮而悔其少作的“雕篆”③；驯致张衡、班固，踵事增华，变本加厉，一言以蔽之曰“侈”②。尔后，赵壹的《刺世嫉邪赋》，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都尚易简，变“侈”为约，不也是正反交织地变而不穷吗？

变的正、反不是平列的。诚然，《易》之经、传，反复叙述了“夫物极必反”的规律。代表性的文句，已见前引。我们应该提到的是《系辞》论变化的特征道：“变化者，进、退之象也。”事物的变化，不是有“进”无“退”，也不是有“退”无“进”，而有“进、退”对立的两面，综览全局，却以“进”为总的趋势，决非“进、退”平列，正、反循环，事物为此停滞不前，我们千万不能疏略《易》之“精义”的这一内涵。《大畜卦》的《彖辞》强调事物“笃实光辉，日新其德”，《系辞》也称“日新之谓盛德”；《礼记》的《大学》：“汤之盘铭曰‘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’，真可移作《易》之‘日新’义的注脚，何况《系辞》的作者有着形象的描绘：“古者，包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《离》；包羲氏没，神农氏作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耜、耒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《益》；日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《噬嗑》；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黄帝、尧、舜垂

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《乾》《坤》；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、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涣》；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随》；重门击柝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《豫》；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臼、杵之利，万民以济，盖取诸《小过》；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、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盖取诸《睽》；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、雨，盖取诸《大壮》；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盖取诸《大过》；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《夬》。”

显然，《系辞》以《易》之十二卦说明人类社会的生产、贸易、交通、政治、丧事、文化、生活……都在新变、进化；刘勰的文学思想没有两样，陆机所谓为文“休他人之我先”^⑤，为他所信奉，而韩愈所谓“自古於词必已出”，褒赞樊绍述之作“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”^⑥，教李翱“唯陈言之务去”^⑦，劝刘正夫不师古人之辞，“能自树立，不因循”^⑧的见解，是彦和之义的支裔；他论文“宗经”的意图是“矫讹翻线”^⑨，非黜今复古，要文章“回到五经去”，他作《文心雕龙》，语言形象、生动，为自成一家风格的骈文，与经典之辞迥异；他以著“封禅”文，“恒久不刊”^⑩之“道”可“终然相袭”，而辞采必务“日新”，能“超前轶”^⑪，“新”为上升、提高，《离骚》为“宗经”的典范，就因为它“自铸伟辞”，以得未曾有的“艳逸”见长；潘岳哀辞之美，就在其“体旧而趣新”^⑫；作品的“意气”，要有“新”的光辉；历代歌谣的藻辞，如“黄歌《断竹》”之“质”，“唐歌《在昔》”之“广”，“虞歌《卿云》”之“文”，“夏歌《雕墙》”之“缙”，“商、周篇什”之“丽”^⑬，都“因宜适变”^⑭，具备时代的新色；命意属文，要“该旧而知新”^⑮，“后进”的作者，“因”“借”《诗》《骚》写景抒情的“奇、巧”，一定要“善於适要；虽旧弥新”^⑯；诸如此类，难道是与《易》之“精义”——“日

新”背反而“复古倒退”吗？

变非突如其来的。科学的认识，不是从天而降，或专家杜撰，无不沿着继承与创新对立统一的规律发生、发展。

列宁说：“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——德国的哲学、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。”^⑰

这恰好帮助我们辨别认识事物的“推陈出新”。《易》之“精义”的内涵没有明显地谈到继承与创新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性，终于被扬雄的“因革”论（已见前文）揭示出来。值得注意的是《序卦》集中讲了事物的“因”“革”，它叙六十四卦的前后相承，曰：“《泰》者，通也，物不可以终通，故受之以《否》；《睽》者，乖也，乖必有难，故受之以《蹇》；《蹇》者，难也，物不可以终难，故受之以《解》；《艮》者，止也，物不可以终止，故受之以《渐》；《渐》者，进也……”虽然有的牵强，毕竟寓有无继承或“因”，便无创新或“革”之可能的要义。刘勰铺陈历代文辞之“革”，继之以楚、汉、魏、晋之“因”，反对枚乘的《七发》，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马融的《广成赋》，扬雄的《校猎赋》，张衡的《西京赋》，“夸张声貌”，“莫不相循”，“因而而不革”，於是指出“参伍因革”，为文辞“通变之数”^⑱。自古以来的“辞人”，“莫不参伍以相变，因革以为功”^⑲，优秀的作者，他们没有不是从“因革”结合的变化立功的（详见拙著《文心雕龙字义疏证·因革》）。

变是“奇”“偶”错杂的。《系辞》内明言“奇”“偶”这两个对立的概念：“阳卦奇，阴卦偶”。其实卦的爻一为“奇”，“--”为“偶”，“阴、阳”“刚、柔”之变，不能割裂“奇”“偶”对立的爻。刘勰读书、观物，感觉“造化赋形，支体必双”。“双”，犹“偶”也，指眼、耳、手、足，而口又为“奇”。文辞也“自然成对”，“对”犹“偶”也。它不特散行，而散，犹“奇”也。因此，“诗人偶章，大夫联辞”，都“奇偶适变”，文辞之变，必须“奇偶”对立面

的“迭用”^⑩。而且要平衡。象刘宋初年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，上师两汉扬、马、班、张辞赋之“侈”^⑪，“俚采百字之偶”^⑫，而“偶”胜于“奇”，公然“穿凿取新”，“反正”“适俗”，一变“诗人”“大夫”之“迭用”而为“讹势”^⑬，不可为训。《文心雕龙》文辞之多“奇”语，不同当世形式主义作者“非对不发”，“职成拘制”^⑭者，良有以也。

变是“奇”“正”并行的。事物的复杂性，往往表现于“奇”“正”。用现代的话说，“正”是一般，“奇”是特殊，换个名称，“奇”“正”即“经”“权”。《韩诗外传》：“常谓之经，变谓之权，怀其常道，而挟其变权，乃得为贤。”贤士掌握“经”“权”或“奇”“正”的对立统一，才能把工作做好。《易》无“奇”“正”之名，而有其实。《明夷卦》[䷣]《离》下《坤》上，《离》为日，《坤》为地。以日入地中，象征社会的黑暗，人们怎样活下去？《象辞》的回答，不是正常的斗争，而是权变的回互：“内文明而外柔顺。”在腐朽势力面前，不针锋相对，也不与世倾邪，内心保持“文明”，外部伪装“柔顺”。又《睽卦》[䷥]《兑》下《离》上，《离》为火，《兑》为泽。以火炎上，泽润下，暗示世事的乖隔，人们如何生存？《初九爻辞》的回答，也不是正常的斗争，而是权变的回互：“见恶人，无咎。”“恶人”来会，心所痛恶，相见以免怨咎。这两种手段，都是“奇”的策略。不如此，便难免遭祸，无从实现理想。刘勰生于南齐季末，人命危浅，他作《文心雕龙》，不翅“刘伶著《酒德颂》”，率“意气所寄”^⑮。而他所“寄”的“心”，基本是与“爱奇”的“浮诡”文风辩论，尤其是当代的；他隐以孟子辟扬、墨“异端”自喻，曰：“岂好辩哉，不得已也。”^⑯有时，怒气势不可遏，态度却很冷静。大抵评论古代作者，用“正”或“经”的方式，“何宴之徒，率多浮浅”^⑰；“陆机才欲窥深，辞务索广，故思能入巧，而不制繁”；“相如好书，洞入夸艳，致名辞宗，然覆取精意，理不胜辞”；“桓谭著论，富号猗顿，宋弘称荐，爰比相如，而《集灵》诸赋，偏浅无才，故知长于讽论，不及丽文也”^⑱；

皆指名道姓，直言不讳；品题“皇齐”之辞，则以“奇”或“权”的方式。有的泛论，曰“今才颖之士，刻意学文，多略汉篇，师范宋集，虽古今备阅，然近附而远疏矣”；有的正言若反，曰“唐、虞之文，其鼎盛乎”！实鄙齐文，而推尊若斯；有的有托而逃，曰“鸿风懿采，短笔敢陈，颺言赞时，请俟明哲”^⑲，亦厌齐作，而“皮里阳秋”，蕴而莫宣；有的陈古刺今，曰“楚、汉侈而艳，宋初讹而新”^⑳，均为齐之“流弊”，乃陈以为刺，以远恩怨。

变是隐、显同现的。事物之变，有隐、显对立的两面。《易》的《象辞》和其他譬喻，都以隐著，然有深造自得其义者，是隐之与显并，若《左传》称《春秋》体例“微（隐）而显”（成十四年），故《史记司马相如传》“《易》本隐之以显”。刘勰则以《易》“言中事隐”^㉑，“隐”不单行，所以文王的“繇辞”用“复隐”而又“炳耀（显）”之辞表达“坚深”的“精义”^㉒，以为文采之变，“显”不能离开“隐”而独见，曰“隐以复意为工”^㉓，“复意”，隐意也。“夫隐之为体，义主文外”，“隐”是文意的含蓄，“余味曲包”，耐人玩赏，加强艺术性，倘“晦塞为深”^㉔，读者百思莫解，系“隐”与“显”分的恶果。

变有不变的。《易纬·乾凿度》：“《易》一名而含三义”，其中有“不易”者何也？“自然之道”是也。事物的自然而然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变，和事物的临机应变，构成对立统一的两面。刘勰从此悟会，艺术技巧内部不变的为创作原则，喻之以“规矩”^㉕，世代相传，故曰“旧规”^㉖或“旧式”^㉗，而用之之术，则变动不居，不可授受，须作者在实践中去体会，“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”，“良难以辞逮”^㉘，其犹“伊挚不能言鼎，轮扁不能语斤”，唯有自己“至精而后阐其妙，至变而后通其数”^㉙。故曰：“夫设文之体有常，变文之数无方。”^㉚“体”，本也，“规矩”也。“方”，“常”也，不变也。“无方”，变也。艺术技巧的内部因素，正是变与不变

《文心雕龙》从《易》之“精义”——朴素的辩证法所派生的对立统一的概念，不止我们涉及的那些。乃如文辞的“繁略”，都要斟酌得“繁而不可删”，“略而不可益”^⑪，使“繁约得正”^⑫，无“骈拇、枝指”般的“芜秽”^⑬；评价作家、作品，要见优、劣，切忌偏颇，反对“东向而望，不见西墙”^⑭，一以求全为贵，“圣文”的“雅丽”，本在“衔华而佩实”^⑮，缀文当“舒华布实”^⑯，若马融的“华、实相扶”^⑰；拟议事物的“名实”，要求调和，“名实相课”，“断理”方可允当^⑱；作者的“才”“学”，自有主、次，曰“文章由学，能在天资”，“才为盟主，学为辅佐”，但“文章”之“霸”，要在“主、佐合德”^⑲，不蔽於一曲；作品体势的完整之美，决定于“首、尾”的“周密”^⑳。“圆合”^㉑，“顺序”而不颠倒^㉒；物之与情，仿佛本之与末，“睹物”而后“兴情”^㉓，物移而后情迁^㉔，所以开展想象，提炼艺术“意象”以前，宜窥钻风景，令“神与物游”，不徒托臆测，失于玄虚。限於篇幅，兹姑略引端绪。

“《易》之为书，广大悉备”^㉕，微言奥义，共晓为难，解者数千余家。自汉之京、孟逮於虞、荀，各有所推阐，或出纬候，其书亦缺不具。王甫嗣始申其哲理，其后言象数的浸流於方伎。直到程颐，方复依倣王氏而为传，学者多宗之。我们初步探索其“精义”，真感“百物不废”^㉖。近来，不少同志，把《易》之研究，纳入医学、历史、科技诸领域，开拓新局面，这确是极好的现象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论语·子路》。
- ② 《荀子·大略》。
- ③④⑤ 《周易·系辞》。
- ④ 阮籍《通易论》。
- ⑤ 《庄子·天下》。
- ⑥ 扬雄《法言·君子》。
- ⑦ 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，第189页。
- ⑧ 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，第711页。
- ⑨ 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。

- ⑩⑪⑬⑭ 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。
- ⑫⑬ 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。
- ⑭⑮ 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。
- ⑯⑰⑱⑲⑳ 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。
- ㉑ 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。
- ㉒⑳ 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。
- ㉓㉔ 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。
- ㉕ 《论语·雍也》。
- ㉖ 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。
- ㉗ 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。
- ㉘ 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。
- ㉙ 详见拙著《〈文心雕龙〉·字义疏证·刚柔》。
- ㉚ 王弼注《易·大畜·九二·象辞》。
- ㉛ 《易·泰·九三》。
- ㉜ 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。
- ㉝⑳ 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。
- ㉞㉟ 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。
- ㊱ 何焯《子虚赋批语》。
- ㊲ 扬雄《法言·吾子》。
- ㊳⑳⑳⑳⑳⑳⑳⑳ 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。
- ㊴⑳⑳ 陆机《文赋》。
- ㊵ 韩愈《樊绍述墓志铭》。
- ㊶ 韩愈《答李翊书》。
- ㊷ 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。
- ㊸⑳⑳ 《文心雕龙·宗经》。
- ㊹ 《文心雕龙·封禅》。
- ㊺ 《文心雕龙·哀吊》。
- ㊻ 《文心雕龙·练字》。
- ㊼⑳⑳⑳ 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。
- ㊽ 《列宁选集》第2卷，第441页。
- ㊾ 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。
- ㊿⑳⑳ 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。
- ㊱ 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。
- ㊲⑳⑳ 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。
- ㊳⑳⑳ 《文心雕龙·征圣》。
- ㊴ 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。
- ㊵ 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。
- ㊶⑳⑳⑳⑳⑳ 《文心雕龙·熔裁》。
- ㊷ 《文心雕龙·铭箴》。
- ㊸ 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。
- ㊹ 《文心雕龙·议对》。
- ㊺ 《文心雕龙·事类》。
- ㊻ 《文心雕龙·附会》。
- ㊼ 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。